

汉英双解熟语词典

主编 曾东京

*The Chinese-English
Explanation Dictionary
of Shuyu*

上海大学出版社

汉英双解熟语词典

主编 曾东京

*The Chinese-English
Explanation Dictionary
of Shuyu*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双解熟语词典/曾东京主编. —上海: 上海
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671-1333-6

I. ①汉… II. ①曾… III. ①英语—熟语—双解词典
IV. ①H313.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3210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装帧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章 斐

汉英双解熟语词典

曾东京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81.25 字数 4563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1333-6/H·294 定价: 230.00 元

本书编委会

主编：曾东京

编委：卜爱萍 邓琳 朱惠芳 赵会

王静静 高媛媛 车艳超 胡妍妍

杨丽丽 赵秀华 张延美 董娜轶

黄新福 毛霞 孙荣荣

总 序

一、编纂的缘起与基础

1. 编纂的缘起和出发点

《汉英双解熟语词典》是在此前分册编写出版的“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系列(共5本,包括《汉英双解惯用语词典》、《汉英双解成语词典》、《汉英双解谚语词典》、《汉英双解歇后语词典》和《汉英双解格言词典》)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词典作为一部中型的汉英熟语词典,将包含以上5本词典的全部内容,并根据出版后读者的反馈及编者的思考,对原来的体例和内容作一定程度的调整和修订后重新推出。

“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系列编纂的出发点,在于该类词典在市场上的空白和社会发展及国内外文化交流的形势与需求。

一方面,在语文词典与双语词典市场上,各类词典的编纂出版存在冷热不均现象。普通的规范型的单语语文词典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已经深入人心,针对中小学生的字词辨析工具书也数量繁多;双语词典中,引进版的英汉词典占据优势地位,汉英词典的数量相对偏少,且大多为大型的综合性的汉英词典,缺少专门的汉语熟语类的汉英词典。

另一方面,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和对汉语及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的提出,以及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呼唤汉英熟语类词典的出版,以更好地传播中华特色文化。

2. 汉英熟语类词典的出版状况

从汉英词典市场来看,除了综合性的大型汉英词典中收录汉语习语外,专门的汉英熟语词典为数很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特色的是尹邦彦教授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汉语熟语英译词典》和杨金华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汉英双解常用习惯用语词典》。

《汉语熟语英译词典》是在汉英熟语词典处于起步阶段时编纂的一部代表性词典,《汉英双解常用习惯用语词典》则是一本学习词典特色非常鲜明的外向型汉英习语词典,但以上两种词典规模相对较小,与《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的规模与定位有较大的不同,后者是一部中型的、查考性与学习性兼顾的汉英双解熟语词典。

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不利于中华文明的对外推广,也不利于汉语的对内对外教学,更不利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未来世界强国应作贡献与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也就是我们编纂《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的初衷。

二、汉语熟语的英译

1. 汉语熟语的定义

汉语熟语的权威定义有以下几种:

“固定的词组,只能整个应用,不能随意变动其中成分,并且往往不能按照一般的构词法来分析,如

‘慢条斯理、无精打采、不尴不尬、乱七八糟、八九不离十’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商务印书馆, 2013: 1207)

“语言中定型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形式。包括惯用语、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等。”(《汉语大词典》缩印本,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4171)

“只能整体使用, 不能随意改变其成分, 往往也不能按照一般的构词法来分析的固定词组。包括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等。如‘一叶知秋’、‘拍马屁’、‘东虹日头西虹雨’、‘猫哭老鼠——假慈悲’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李行健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2004: 1212)

“语言中固定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 且要以其整体来理解语义。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辞海》,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1572)

以上定义可谓大同小异。大同者乃“固定的”词组, “只能整个(体)使用”, “不能随意变动其中成分”或“组织”, 内容包括“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格言”等。小异者乃《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认为熟语只是“词组”, 但与其定义所涉及的内容相悖: 谚语通常是以句子的形式出现的。同样, 两词典的“往往不能按照一般的构词法来分析”为其它两本词典所没有。而《现代汉语词典》“只能整个应用”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只能整体使用”又为其它两词典所无。

因此, 按照惯例与综合各词典的定义, 汉语熟语的定义应为: 语言中固定的、只能整体使用的而不能随意改变其结构形式成分的词组或句子, 包括成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与谚语。

2. 汉语“熟语”的英语对应及定名问题

英语中有 *idiom*, 但并不同汉语成语完全对应。英语中有 *usage*, 但也并不同汉语惯用语完全对应。英语中有 *proverb*, 但也同样不同汉语谚语完全对应。英语中有 *maxim*, 但似乎同样不同汉语格言完全对应。英语中更无汉语中的歇后语一说, 因此也就不存在对应不对应的问题。从而导致汉语熟语也完全无法同英语对应的问题。

因此, 按照辞典学惯例, 凡中国特色文化词在无法与英语对应的情况下, 应以汉语拼音译出, 并酌加英文释义, 从而使中国特色词融入西方社会, 为西人所接受, 诚如“功夫”与“太极”等使然: *Shuyu: in the language of fixed word groups and sentences used as a whole and its structure, form or element cannot be changed at random. It includes Chengyu, Geyan, Guanyongyu, Xiehouyu and Yanyu.*

三、《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的编纂宗旨与原则

根据汉语熟语的定义与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缺乏借鉴的情况, 我们的编纂实践是一种初步的探索。

《汉英双解熟语词典》是一部中型的汉英双解熟语词典, 收录我国自古以来流传的各类熟语(包括惯用语、成语、谚语、歇后语、格言)18 000 余条, 旨在为国内的中高级英语学习研究者、翻译工作者及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人士提供一部汉语熟语英译的参考工具书, 也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海外人士及留学生提供一部了解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汉英词典。主要面对两类用户: 国内从事汉译英的翻译工作者, 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者, 以及国外高阶的汉语学习者(其汉语掌握程度较高, 除了一般的语言学习外, 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较高兴趣和交流传播的需求)。对于前者来说, 主要满足其翻译输出的需要; 对于后者来说, 主要满足其查考汉语熟语词义的需求。

对于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熟语来说, 用户对词典所提出的需求是不同的。

熟语一般是古往今来在社会大众中流传的相对较为通俗易懂的话语, 但是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含有较多的典故或文化意蕴(如成语), 或是包括行业领域的知识(如谚语), 对当代人而言较为难以理解或容易发生误解。对于通俗易懂的熟语, 由于其流传度较广, 人们在日常交际或写作中常会用到, 因此产

生的多是翻译输出的需要,即用英语如何恰当得体地将汉语熟语译成英文。而对于意义较为晦涩难懂、书面语色彩浓厚的熟语,人们很少在交际中引用它,而多是在阅读中遇到,从而产生查考其释义的需求。

从本书的体例安排和功能定位来说,就是旨在于满足用户上述翻译和查检两方面的需求,也即语言编码和解码两种需求,同时注意读者使用的便利和文化背景知识的提供。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点:

(1) 收词量大。收词范围涵盖汉语熟语的各个门类,超过已有的汉语熟语词典。

(2) 查考性与学习性兼备。通过涵盖齐全的收词帮助读者解决阅读中产生的对熟语的查检需求;通过丰富的例证、语用说明帮助用户正确掌握熟语的深层含义,并能在翻译、写作和日常交际过程中正确使用与输出。

(3) 提供词目、释义、例句的汉英双解。中英文对照,为语言学习和翻译提供参考和帮助。

(4) 直译、意译、套译和注释相结合,提供汉语熟语的准确释义及英语译文,对疑难字词及典故加注帮助用户理解。

(5) 检索便利,提供多种索引渠道。词目按首字汉语拼音顺序编排,并提供“词目首字笔画索引”,并为高级学习者提供由英语关键词反查汉语词目的“英文名词动词条索引”。

(6) 提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帮助汉语学习的实用性附录。帮助汉语学习的有:《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声母韵母与国际音标对照一览表》、《常用象声词表》、《常用量词表》,提供中国特色文化信息的有《家族关系称谓表》、《常用文化词表》、《中国法定假日与主要传统节日表》。

由于本书是一本汉英双解词典,因此对于中国用户和外国用户都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于中国人,查找熟语的释义需要求助单语熟语词典,有翻译需求时需要汉英词典,而有了汉英双解熟语词典,就免去了翻检数本词典之劳。对于在汉英词典中增加汉语注释,已经有词典编辑者做过有益的尝试。如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吴光华先生编著的《汉英大词典》,对于多义字词的各义项以及不易理解的方言词、书面语都做了汉语注解。对于学汉语的外国人,汉英双解词典相当于中国人学英语的英汉双解词典。英汉双解词典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中是很受欢迎的,牛津、朗文等几大英语学习词典都有双解版。语言学习者青睐双解词典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于外国的汉语学习者而言,他们更需要汉英双解词典。汉语的一词多义、同音同形词的普遍存在,汉字较强的构词能力,以及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都对外国学习者理解掌握汉语词语造成了障碍。而有了汉语注解,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辨析词义,并学会用汉语思考。

本词典的资料来源主要分两类,一是已出版的相关或同类词典,包括综合性汉英、英汉词典,汉语单语的规范型语文词典、古汉语词典、熟语词典等(详见词典附录中的“主要参考书目”),二是作为语料及例证来源的古今文学作品、报刊及网络资料等(详见词典附录中的“主要引书目”)。例证力求反映汉语熟语的多样性,体现时代气息与生活气息。经典作品的例句多注明出处,以显示例证的权威性。

四、《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的特色

1. 对编纂理论探讨的重视

本词典在序言中针对不同种类熟语词典的特点进行了诸如编纂宗旨、原则、翻译、定名与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探讨。

2. 词典编纂类型的首创性

针对词典编纂和图书市场的空白,首创了中型的汉英双解熟语词典;在编排体例上,对各类熟语如惯用语、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格言分类集中编排,有利于对各类熟语的学习和研究。

3. 词条收录的兼顾性、代表性和教育性

收词突出时代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强调知识性、民族性和行业性。

4. 汉语熟语英译原则的综合性

译文力求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采用直译、意译、套译与注释相结合的翻译原则。以直译体现汉语熟语的形式结构和民族特色,以意译揭示汉语熟语的内涵和哲理,以套译使英语世界的汉语学习与使用者更容易理解与接受,以注释扫清语言、语法、语用、背景、典故等方面的障碍,以加深理解。

5. 例句来源的多样性

例句来源于中国古今名著、报刊、词典与网络资料,体现熟语的源流与实际使用情况,经典作品注明出处,以彰显例证的权威性。

6. 提供语用信息

探索提供语法功能与语用信息的描写,体现褒贬色彩和语体应用范围(在成语部分),以便读者能正确理解和得体使用熟语。

7. 检索的多渠道性

根据不同读者的使用习惯,提供“词目首字音序索引”、“词目首字笔画索引”和“英语名词动词索引”,从而提供了快捷、多样、立体的检索手段。

8. 附录的丰富性

提供与中国语言文化密切相关的七种实用附录,以充实和拓展与汉语熟语有关联的知识细节。

本词典是多位英语及词典学领域的学者与教师共同努力编纂的结晶,盼望它能为读者的学习和工作带来便利和帮助。但熟语的涉及范围广,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熟语词的英译更是一个颇具难度的工作,因此词典中肯定存在不足和疏漏,有待在今后的修订中加以完善。

分类前言*

(一) 成 语

一、本词典的编纂原则

第一,本词典是为了适应汉语学习新形势而特意编纂的,为“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系列丛书之一,共收译汉语中常用成语4500余条。其读者对象为国内外学习、教授、研究与翻译汉语成语的学习者、教学者、研究者与翻译工作者。

第二,汉语成语的界说与收译标准各异,宽严不一。本词典收录严格意义上的成语与由谚语、熟语转化而来的准成语。

第三,本词典以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统一以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原则,从注音、释义、例句、语用等方面揭示汉语成语的内涵、描述汉语成语的用法,以帮助读者自然而然地掌握汉语成语的正确运用,促进成语学习与推广的规范化。通过成语意义,介绍中国特有的、典型的、迥异于国外的概念、事物与现象,向国内外使用者介绍、传播、推广中国历史文化与语言知识。

第四,汉语成语英译力求准确、通顺、符合英语习惯。汉语成语除了具有字面义外,还富含引申及比喻义,且大多有来源与典故。所以其字面义、引申义、比喻义要完全贴合英语习惯表达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采用的汉语成语英译的原则是:能直译的一律直译;直译后仍有未尽之意的要加意译;直译与意译后还有未明之处的则要加注。直译是为了体现汉语成语的民族风采,即其修辞、韵律、意义;意译是为了表现汉语成语的内涵、引申与比喻,揭示其哲理性;加注是为了使汉语成语更加容易理解与掌握。

二、有关汉语“成语”一词英语译名的问题

汉语“成语”的定义为:“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做’、‘后来居上’等。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大字本),商务印书馆,2006:173—174)这段文字说明了成语的性质(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形式(定型的词组和短语)、组成(大多由四字组成)、来源(一般都有出处)与理解(有些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有些必须懂得来源或典故)。

英文中 idiom 的定义为:“A group of words established by usage as having a meaning not deducible from those of the individual words. 由习惯用法组织起来的一组词,其意义不能从各个词来推敲 e. g. over the moon, 如非常高兴;快乐极了;see the light. [经过长时间考虑后]明白过来,顿悟。”“a form of

* 本文收录的是分册出版编写的《汉英双解惯用语词典》、《汉英双解成语词典》、《汉英双解格言词典》、《汉英双解谚语词典》、《汉英双解歇后语词典》(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2013年版)等5部词典的前言。录于此处,以反映编者对该类词典编撰的认识与思考过程。

expression natural to a language,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习语指对一种语言,个人或一群人来说自然表达的形式)(*The New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1043) “a group of words whose mean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individual words. 习语; 成语; 惯用语”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ition*, 商务印书馆,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9: 1012) (一组词, 其意义有别于各个组成词的意义)。这两段文字说明了英文中 idiom 的性质(由习惯用法组织起来的)、形式(一组词)和理解(不能从字面上推断)。

汉语“成语”与 English idiom 的定义在两相比照之下, 两者显然大不相同。首先, 是两者性质的大不同: 汉语成语为“长期以来习用的, 简明精辟的”, English idiom 为“由习惯用法组织起来的”; 汉语成语强调长期习用与短小精悍, English idiom 只是强调组织形式。其次, 是两者形式的不同: 汉语成语是“定型的词组或短句”, English idiom 只是“一组词”。第三, 是组成字数的不同: 汉语成语“多由四字组成, 且多有出处”, 而 English idiom 定义中未提及组成的字数。第四, 是理解途径的大不同: 汉语成语“有些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 有些则不行, 必须懂得来源或典故”, 而 English idiom 是不能从其组成字面义来推断的。因此, 两者大相径庭, 岂能划上等号? 以往的“汉英成语词典”通常译为 *A Dictionary of Chinese-English Idioms*, 这显然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因为中文“成语”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局限词, 应按照惯例, 将其译成汉语拼音的 chengyu。

三、本词典的特色

第一, 增选大批同类词典未收的成语, 以突出时代性、实用性与科学性。

第二, 设立汉英双解体例, 以使读者深入了解汉语成语的意义, 亦有助于汉语成语英译。

第三, 释义的多层性、准确性与立体性, 包括疑难字词及背景知识注解、字面义、引申义、比喻义、内涵义。

第四, 以当代为主, 以实化、细化对成语内涵的揭示, 有助读者正确理解和掌握成语。

第五, 注重语法功能与语用功能的描述, 使读者既能正确理解成语, 更能地道得体地运用成语。

第六, 检索手段多样, 以适应各种检索习惯的读者。除了正文词目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列之外, 还有“词目首字音序索引”、“词目首字笔画索引”与“英文名词、动词索引”。

(二) 格言

一、汉英双解格言词典的出版现状

中国古今灿若辰星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革命家、教育家与实业家对人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并留存了数以万计的充满社会哲理与人生经验的至理名言——格言, 给当代的人以巨大的启迪与鼓舞。

格言或富有哲理, 或幽默风趣, 或简洁凝练, 或寓意深远。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格言互相辉映, 互相比照, 互相启发。格言涉及社会与人生, 道德与修养, 科学与文化, 立志与成才, 青春与健康, 等等。因此, 推荐、推广、推崇汉语格言无疑是对外改革开放在文化上的一种典型表现,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纵览当今国内外书市, 鲜见汉英格言词典, 更遑论汉英双解格言词典了。有代表性的仅《世界名人格言精选》(逯俊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5)、《(汉英版)当代名人名言》(千艺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与《韦氏新世界双语格言词典》(Auriel Douglas, Michael Strumpf 编, 索金梅、王治江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等, 这显然是不能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编纂汉英双解格言

词典的初衷与动机。何况,这些名言词典采取了分类编排的方式,每类格言之间的编排往往无甚头绪,又无体例说明,故查检索得十分不便。外加有的格言不易归类,因而,缺乏汉英双语词典的要素:无汉语拼音(不利于朗读与记忆),无汉语释义(不利于对疑难词句的理解),无例句(不利于格言的具体运用),无用法说明(不利于语用信息与文化背景的掌握),等等。而汉英双解更是子虚乌有,不利于对原文的深刻理解与英语对应精确度的把握。因而《汉英双解格言词典》是“汉英双解熟语词典”的探索性研究,填补性编纂与开创性工作的尝试。

二、汉语格言的英语对应定名

汉语“格言”的定义为:“含有劝诫和教育意义的话,一般较为精练,如‘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大字本,商务印书馆,2006:460)这段定义说明了汉语“格言”的词性为“名词”,其功用是“劝诫和教育”,其形式为“话”,其特征为“一般较为精练”。

那么,英语的“格言”又指什么呢?“maxim; aphorism; motto”(《新世纪汉英大词典》,惠宇主编,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3:541);“(含有教育意义的成语) maxim; motto; aphorism; an established maxim”(《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吴光华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594);“N. maxim; motto; aphorism; saying”(《ABC 汉英大词典》,德范克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302)。显然,有代表性的汉英词典对英语“格言”有5种译名: maxim, aphorism, an established maxim, motto and saying。

然而,权威的《新牛津英汉双解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对上述五种译名作何定义呢?

maxim: noun. a short, pithy statement expressing a general truth or rule of conduct 格言,箴言(p.1312)(能表达行为的普遍真理或规律的简短的、精练的陈述)

aphorism: noun. a pithy observation which contains a general truth 格言,警句,箴言(p.56)(含有普遍真理的精练的评论)

motto: noun. a short sentence or phrase as especially the beliefs or ideals guiding an individual, family, or institution 座右铭;格言(p.1384)(作为指导个人、家庭或机构的信仰或理念的短句子或词组)

saying: noun. a short, pithy, commonly-known expression which generally offers advice or wisdom 格言,警句(p.1895)(通常能提供忠告或智慧的简短的、精练的、为人们熟知的短语)

an established maxim: 未见收录,显然是不太常用的。

两相对照,汉语“格言”与英语的五种表达有一个共同点:即均为“名词”(noun),但不同点似乎更多。首先,“格言”的功用为“有劝诫和教育意义的”,而 maxim 为“能表达行为的普遍真理或规律的”,aphorism 为“含有普遍真理的”,motto 为“指导个人、家庭或机构信仰或理想”,saying 则为“提供忠告或智慧”,双方的功能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别,无法对等。其次,“格言”的形式为“话”,即“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或者把这种声音记录下来的文字”(《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大字本:590),而 maxim 为“陈述”,aphorism 为“评论”,motto 为“短句或词组”,saying 为“短语”。六者之间很难完全对应。此外,汉语“格言”既指口头的,也指书面的,英文“格言”定义均较含混;汉语“格言”可长可短,英文“格言”则不尽相同。至于汉语“警句”指“简练而含义深刻动人的语句”(同上:724),汉语“箴言”指“劝告;劝诫”(同上:1731),但相应的英文原释似乎并无此意。“座右铭”指“写出来放在座位旁边的格言,泛指激励、警醒自己的格言”,与 motto 原意并不相合。第三,“格言”的特征是“较为精练的”,maxim 为“简短的、精练的”,saying 为“简短的、精练的、为人们所熟知的”。显然,几者之间的特征是较为接近的。

总而言之,汉语“格言”在英语中并没有能完全对应的表达。故按照惯例,中国文化特色词应以汉语拼音来表达:geyan,再予以注释,“汉英格言词典”则应理所当然地表述为 Th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Geyan.

三、汉语格言的翻译

查《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2000—200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其中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达6330篇,但似乎未见格言翻译之芳踪。因而,也就没有前车可鉴。参照其他熟语类的翻译经验与教训,要译好格言,首先要准确理解汉语格言的主要特点:富有哲理,简洁凝练,涉及面广,时代感强,幽默风趣。富有哲理性是格言魅力之所在,如春秋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反映出宇宙与人生的辩证原理与思想。简洁凝练则使格言给人印象深刻又易于记忆,如春秋时期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所言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涉及面广,则助益多多,天文地理、文史哲、军事政治、经济民生、修身养性等无所不包,如明朝大臣于谦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时代感强,则给人以巨大的思想冲击力,如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体现了对敌人的冷峻与对人民的无限热忱。幽默风趣,则使格言诙谐生动、趣味悠长,如毛泽东同志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首先,汉语格言的翻译要吃透其五大特点,译出其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译文应力求短小精悍,其长度应与原来的仿佛;译文应侧重各内容方面的特殊性,体现其广泛性;译文应体现名言的时代背景,凸显历史气息,贴近语体;原文幽默风趣的则要使译文体现诙谐灵动的特征。

其次,汉语格言英译要力求符合英文的习惯表达,要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直译、意译与套译。直译能反映汉语格言的民族风采与表达方式,意译能揭示格言的深刻内蕴与比喻、引申义,套译则能贴近英文的表达习惯。一言以蔽之,汉语格言的英译原则是:能直译的一律直译;无法直译或直译后意犹未尽的再意译;若汉语格言与英文对应(等)时应用套译。

第三,汉语格言英译要注意力求两者篇幅的吻合,古代的汉语格言一般都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如《左传》中的“骄则乱生,乱生必亡”;近代的趋长,如李大钊的“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除陈腐学说之图囿”;当代的则更长,如华罗庚的“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始以终”。只有注意了长度吻合,英译才能做到形似。

第四,适当加注。加注的对象为汉语格言(尤其是古代的)中的难字、难词、读音、结构、语法、典故、来源等。如李商隐诗句中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中的“灵犀”:língxī 古代传说,犀牛角有白纹,感应灵敏,所以称犀牛角为“灵犀”。……比喻心领神会,感情共鸣。(《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大字本,商务印书馆,2006:866)

四、汉英双解格言词典的编纂

汉英双解格言词典的编纂既无成熟的经验供吸收,也无失败的教训供借鉴,故本词典只能是一种探索的产物,缺点在所难免。但按双语词典学原理及双语词典编纂规律,汉英双解格言词典的编纂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词条结构问题。词典词条应包括两段:第一段为中文,包括:中文词目、词目的汉语拼音、对词目中难字难词与典故、背景的注释、词目的意义(包括字面义、引申比喻义与套译)、词目例证。第二段为英文,包括词目的直译、词目注释的汉语拼音与英文解释、英文词目的比喻引申义与套译、英文例证。一言以蔽之,要解决汉英双解格言词典的形(词目拼写)、音(读音)、义(意义)问题,并以双解形式出现,从而加深读者的理解。

第二,词目的选择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幸存下来的文明古国,有悠长的五千年文明史,故其格言

数量可谓浩如烟海。因此,对一本中小型的汉英格言词典而言就存在一个精挑细选的问题。本词典选目的原则是:兼顾历史时期的代表性,群众的熟悉性,教育劝诫的功能性与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较长的格言予以技术处理。

第三,词目的注音问题。通常的词典均以单个汉字为注音单位,这不利于词块与语群教学。本词典以词为单位进行注音。

第四,例证问题。本词典为汉英类词典,例证均取自中文素材,且以现当代语料为主。

(三) 惯用语

一、有关汉语“惯用语”一词英语译名的问题

首查我国有代表性的汉英词典,其中有关“惯用语”一词的英语译名可谓五花八门。如惠宇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594)为“**idiom**”;吴光华的《汉英综合大辞典》(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747)为“①(成语)**idiom**②(常用词)**commonly used word**”;吴景荣与程镇球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566)为“**customary usage; usage**”。

次查我国有代表性的英汉词典有关 **idiom** 的汉译,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938)为“习语,成语,片语;(某一)语言的习惯用法”;李华驹的《21世纪大英汉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141)为“习语;成语;惯用语”;徐式谷的《英华大词典(修订第三版)》(商务印书馆,2002:251)为“习语,成语;惯用语”,均接近各词典对 **usage** 的汉语对应词(“惯用语;习语;成语”)。

再查有代表性的英英词典对“惯用语”的释义,*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84:862)对“**locution**”的释义为“**a peculiar or typical word or expression; especially one characteristic of a region, group, or cultural level**”;*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77:678)亦有雷同释义;*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Revised Extended 6th Edition)* 双解版(2004:1028)的释义为“**a particular phrase, especially one used by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尤指某类人)惯用语,习语”。无独有偶,陆谷孙、李华驹与徐式谷的词典均将“**locution**”译为“惯用语;熟语”等。那么,“**locution**”是否对应“惯用语”呢?

四查有代表性的汉语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罗竹风)、《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周行健等)、《现代汉语辞海》(范庆华等)均未收释“惯用语”一词。仅有《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大字本)》(商务印书馆,2006:506)对该语的释义为“熟语的一种,常以口语色彩较浓的固定词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多用其比喻意义”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李行健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484)的释义为“口语中一种相沿习用的定型短语,形式多为三个音节,语义多为比喻义与引申义”。两者释义互为补充则能较充分地体现汉语“惯用语”的内涵与外延:惯用语是熟语的一种,常为口语中相沿习用的、能表达完整意义的、固定的短语;语义多为比喻义或引申义;形式多为三个音节。

把汉语中的“惯用语”与英语中的“**locution**”相比照,两者无论在内涵与外延、功能与形式,还是在意义与用法上均不能对等或对应。具体而言,首先,“惯用语”为“熟语的一种”,归属十分清楚,而 **locution** 则不然。其次,“惯用语”多为口语,为全民性的,语体明确,而 **locution** 则为“**used by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尤指某类人)”。再次,“惯用语”的性质为“相沿习用的、能表达完整意义的、固定的”,“**locution**”则为“**region, group, or cultural level**”(地区、群体或文化),两者迥然不同。第四,就形式而言,“惯用语”为“短语”,多为三个音节,而“**locution**”仅为“**a word or expression**”(词或词组)。第五,“惯用语”“语义多为比喻义或引申义”,“**locution**”则不然。

因此,汉语的“惯用语”为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词,无法同任何英语词汇对等或对应。按照汉英词典编纂的惯例,应用汉语拼音“guanyongyu”表达并定名,而不应该用“locution”来对应,更不能用 usage、phrase 或 idiom 来对等。

二、汉英惯用语词典的编纂出版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单语的汉语惯用语词典市场上已有多种,但双语的汉英惯用语词典却难觅芳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编纂《汉英双解惯用语词典》(*The Chinese-English Explanation Dictionary of Guanyongyu*)之原因所在。该类词典的缺乏,究其原因,大约有下列几个:

首先,汉英惯用语词典无甚资料可作借鉴,需编者自己披荆斩棘,走出一条路来,费时费力又不易讨好。因为初生之物其貌必丑,其成熟性往往乏善可陈,易招致诟病,从而使人畏难不前。其次,汉语惯用语的性质与收释范围是个理论上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此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在形式结构上,汉语惯用语以“三字格”(如“穿小鞋”、“唱高调”、“放暗箭”等)为主,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惯用语不应受字数与结构形式的限制,只要是“语”即可;在语义结构上,有的认为汉语惯用语具有“双层意义”即字面意义与引申比喻意义,有的并不认为如此,意见纷杂从而使人踌躇不前。再次,汉语惯用语的翻译原则少人研究,汉英惯用语词典编纂的方针、原则、体例等理论问题更无人问津,从而使人裹足不前。最后,正因为此类词典前无古人,其出版前景不明,所以出版单位多持观望态度。

然而,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程度进一步加深,弘扬中华语言文字的愿望也更加迫切,这都需要我们在汉英惯用语词典的编纂与理论探讨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以下是我们对汉英惯用语词典编纂的一些肤浅的看法与不成熟的做法,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不胜欣慰。

三、汉英惯用语词典编纂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是编纂的方针问题,为词典编纂的方向。任何词典开编前必须首先确定编纂方针,即采取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方针或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方针,又或以规定主义为主、描写主义为辅的方针。方针不明确势必造成编纂过程中混乱现象的频繁发生。按照词典编写原则与中国对词典的传统认识,任何词典(尤其是学习词典)编纂的主要方针都是规定主义的,而不是描写主义的。因为词典编纂的大纲、方针、原则、对象、体例、选词、立目、表述、例句、翻译及其原则以及词典的四大结构(总体结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与中观结构)等均是由主编或编委会事先规定的,描写主要局限于语言的某些狭窄的方面。因而,本词典采用的是以规定主义为主的编纂方针。

第二,是编纂的原则问题,为词典编纂的前提。以往不少专门性的语文词典编纂要么根本不提编纂原则问题,要么把词典的编纂特色(如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等)混同于编纂原则。我们的观点是:既然是词典编纂,理所当然地要以词典学原则作为编纂原则,双语词典编纂原则以双语词典学原则作为编纂原则;既然是汉英词典,就要遵循以汉语为主的原则,具体而言,以汉语的惯用语、汉语拼音、注释、例句为主;既然是汉英惯用语词典,释义就要以汉语的字面义与引申、比喻义为主,以汉语惯用语的文化与语用解释为主。也就是说,要采取双语词典学原则,坚持以汉语及其翻译为主的原则。

第三,是读者对象问题,为词典编纂的根本目的。词典是为特定的读者对象服务的。读者的多寡是词典成功与否的生命线。原则上说,词典的读者对象应尽量单一,即要满足主要读者群的学、用、研之需求。本词典为中型的汉英惯用语词典,其读者对象为国内的中、高级英语学习者、教育者、翻译者、研究者,即大专院校英语专业的师生(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还有国外的汉语学习者、研究者、翻译者与教学者。

第四,是汉语惯用语的性质问题,为词典编纂的关键所在。只有明确了汉语惯用语的性质才能确定

如何选词与立目。对于汉语惯用语的性质,我们采用温端政先生《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2005:16~17)的观点:“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而“语”则是“由词和词组组合而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语”的分类系统方面,惯用语属于描述语中非“二二相承”。

第五,是汉语惯用语的范围问题,为确定词典编纂的篇幅与对象的依据。本词典收录并注译的主要是非“二二相承”的“语”,不受字数与形式结构的限制,包括“三字格”(如“害人虫”、“走后门”、“放冷箭”)、“四字格”(如“喝西北风”、“戴高帽子”、“好好先生”)、“五(多)字格”(如“脚踩两只船”、“牛头不对马嘴”、“拿豆包不当干粮”)等。

第六,是词典的例句问题,为词典之血肉。本词典例句来自中国古今名著、词典、教材、报刊和网络,力求反映汉语惯用语的多样性,体现时代气息与生活气息。经典作品的例句大多注明出处,以显示例证的权威性。有些例证由于过长,均作了技术处理,如使用省略号等,个别的为自纂例。

第七,是词目的翻译问题,为词典质量高低的关键。该问题没有前人作品可供参考。根据双语词典学要求与翻译界对汉语熟语翻译的共识,并参照英语习语翻译的经验教训,我们采取了以下的翻译原则:只要可能的话均译出惯用语的字面义,然后再译出其引申义或比喻义(若有的话),最后用相对接近或对应的英语习语来套译汉语惯用语。直译字面义能保持汉语惯用语的民族风姿,即其形式、结构、意义、修辞与特色;意译引申义或比喻义则能体现汉语惯用语的内涵、外延与哲理,加深读者的理解;套译则更能使英语世界的汉语学习者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更有亲和认同感,从而真正达到词典编纂的目的。但由于汉英两种语言文字的大不对应,故套译时不能不多列出部分对应的词语,从而充分地表达汉语惯用语的表层义与深层义。此外,对汉语惯用语中的疑难字、词、词组与典故予以注解,并通过举例说明之,均对翻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八,是词典的索引问题,为词典索得的渠道与手段。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查索习惯。有的喜欢按照汉语拼音查索,有的喜欢按笔画查索,有的喜欢逆向(即通过英语关键词)查索。因此,为了满足主要读者群的索得习惯,我们必须提供多种检索手段,从而最有效地发挥词典的作用。汉语拼音索引适合广大的20世纪60年代后在中国大陆出生的读者;笔画索引则适合60年代前在大陆出生的读者与港澳台地区的读者;英文逆向索引则适合英文程度较高的中国读者与外国读者。因此,本词典正文词目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此外还设“词目首字音序索引”、“词目首字笔画索引”和“英语名词、动词索引”,从而提供了快速的、多样的、立体的检索手段。

(四) 歇后语

一、歇后语的定义及英语译名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6:1505)给歇后语下的定义为:“**名**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句话,前一部分像谜面,后一部分像谜底,通常只说前一部分,而本意在后一部分。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外甥点灯笼——照旧(舅)’。”

《汉语大词典》(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3999)给歇后语下的定义为:“用歇后法构成的一种熟语。分两种体式:(1)对于某一现成语句,省却其后部分词语,只用前一部分来表示被省却词语的意思。晋陶潜《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之一:‘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沿袭》:‘洪驹父诗话谓:“世以兄弟为友于,子姓为贻厥,歇后语也。”’(2)由两部分组成:前文是比喻

语,后文是解释语,运用时可隐去后文,以前文示意。如只说‘泥菩萨过江’,以示‘自身难保’;也可前后文并列,采用双关的办法。如‘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歇后语的实际运用,滥觞于晋,至唐而广泛流行。”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876)给歇后语下的定义为:“熟语的一种。多为群众熟识的诙谐而形象的语句。运用时可以隐去后文,以前文示意,如只说‘围棋盘里下象棋’,以示‘不对路数’;也可以前后文并列,如‘芝麻花开——节节高’。”

显然,以上三大权威汉语词典对“歇后语”一词的基本定义是相同的,合三为一,则定义更明确、更完整、更科学。首先,歇后语是汉语熟语的一种,其语法功用为名词。其次,歇后语的组织结构是由两部分组成(谜面与谜底,或前文与后文,或前一部分与后一部分)。第三,歇后语的第一部分为引子,其本义在第二部分。第四,歇后语使用时,可两部分并列,也可只用第一部分示意第二部分。第五,歇后语的特色是为群众熟识而又形象诙谐的语句。

因此,汉语的“歇后语”为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词,而英文中并无汉语歇后语的对应表达形式,故歇后语应以汉语拼音“xiehouyu”表达并定名。歇后语也俗称俏皮语。

二、歇后语的特点

第一,历史的悠久性。汉语歇后语历史悠久。根据《中国歇后语大全》(温端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的“前言”所述,“俗语”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与刘向的《说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们虽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却被许多经典著作所引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绵绵流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表现力,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散见于古代经、史、子、集,近代与现当代的小说与戏剧之中,从而引起文人士对歇后语的关切、收集与考证。唐宋时期,出现了李商隐《杂纂》为代表的主要收录歇后语的专著。当代的歇后语词典的代表作则有《歇后语大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收条达6万余条)与《中国歇后语大全》(温端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收条达8.5万条)。这充分地证明了汉语歇后语历史的悠久性、内容的丰富性、资料的完备性与种类的多样性;从而也导致了歇后语翻译的复杂性、汉英双解歇后语词典编纂的艰巨性,可谓前无古人,无可借鉴。

第二,语言的独特性。汉语歇后语语言独特,具体而言,歇后语为人民群众所创造,从而具有群众性而广为流行;因为流传在群众的口头,从而使其具有强烈的口语性与通俗性,但随着历史的演变,有些歇后语也由俗变雅;由于歇后语属于叙述性的引述语一类,从而有别于表述性的谚语与描述性的惯用语,而独树一帜。

第三,结构的双部性。歇后语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为“引子”,为具体的描述,其对象或为现实生活,或为历史或文学上的典型的人或事物,或为自然现象,或为离奇的想象,从而引申出后一部分——表明对人与事物的看法或态度。前后两部分用“——”相连接,以表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语气上的停歇。就形式而言,前后两部分是平面分列的,但在表意方面前后两部分的作用并不等同。前一部分只是起辅助和铺垫的作用,为附加于后一部分所表达的基本义的某些色彩(包括阶级、风格、感情、形象与修辞等);后一部分是重点与核心,表达歇后语的基本意义,起到对前一部分进行注释与说明的作用。从而突出“引”与“注”为歇后语内部结构基本特征的双部性。

第四,表达的修辞性。表达的修辞性是歇后语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前后两个部分的密切配合而形成歇后语的诙谐性、讽刺性、喜剧性均是通过大量的修辞手段实现的,诸如比喻、想象、夸张、借代、转义、谐音、拟人、假设、拟声、双关(包括语义与语音)、讽刺、指代等。

第五,取材与使用的广泛性。汉语歇后语的取材与使用范围极其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社会、自然、经济、政治、教育、军事、文化、宗教、民俗、习惯、职业、神话等,都是歇后语产生的源泉。而

无论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写作,歇后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歇后语的英译原则

根据汉语歇后语的上述五大特点,其英译应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第一,体现各类歇后语特点的原则。即汉语歇后语的英译要体现五大特点。具体而言,历史悠久的古代歇后语要译得较为典雅;语言独特的歇后语要译得通俗,朗朗上口;对于歇后语的双部结构要译得构造全面与重点突出;富有修辞色彩的歇后语要译得修辞格到位与确切;广泛使用的歇后语要译出其方面性、地域性或专业性。

第二,综合翻译原则。综合国内外归化、异化功能对等翻译理论,采用综合翻译原则,即综合运用直译法(保留汉语歇后语的生动形象与民族风姿),意译法(突出其比喻、引申与内涵),套译法(用英语中相等、相似、相近的成语、谚语、惯用语等套译汉语歇后语,以利英语使用者的理解与接受)与加注法(对疑难字词、典故、来源与发音等予以注释,以利读者的深入理解与接受)。

直译法通常用于歇后语的前半部分或全部,如:“柳树上开花——没结果”可译为 A willow tree blossoms — no result at all. 或 A willow blossoms but does not bear fruit. 直译时要考虑所用词语是否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思维特点,是否能使他们从文字上引起联想,从而理解该歇后语的深层意义,又保留源语的色彩与形象。上例中前一种译文更具归化色彩,后一种译文更具异化色彩,两种译法的采用更能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

意译法通常用于歇后语的后半部分,如“脸盆子里扎猛子——不知深浅”可译为 To dive into a basin — not know the depth / the proper limits (for speech or action) or the sense of propriety. 该译文中,To dive into a basin 为直译,not know the depth 亦然,其后的才是意译,表明了该语的深层意义:说话不知轻重,缺乏婉转,甚至于不知危险之所在。显然,意译与直译有时也是互补的。

套译法通常用于歇后语后半部分内容与英文较对等(应)的场合,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应译为 (Like) a young monk chanting Buddhist scriptures — pays only lip service. 套译实质上是种异化译法,常见的还有“针尖对麦芒,diamond cut diamond / a pin against awn”等。

加注法通常针对疑难字词的意义、典故、来源与读音等,常出现在歇后语的前半部分,如:“望乡台上打莲花落——不知死的鬼”中的“望乡台”(迷信传说阴间有望乡台,鬼魂在此可望到人间)与“莲花落”(曲艺的一种,用竹板打节拍,每段常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的句子做衬腔或尾声)。通过注释,表明该歇后语的本义指在望乡台上还打莲花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讥讽人不知死到临头或一意孤行,不知厉害。

第三,表现文化特征的原则。歇后语是汉语中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来源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口头语、俏皮语、历史事件与文化典籍,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生动活泼,富于想象力与诙谐感,通过种种修辞手段诸如比喻、拟人、谐音与双关等组织语言,以表现汉民族文化,这也成了汉语歇后语翻译的重点与难点。这些分布在人们社会活动、经济生活、风土人情、地方习俗、生活方式、行业领域乃至人体器官等的汉语歇后语英译时必然会产生文化、功能、语义、语用与专业不对等(应)的情况,尤其是宗教神话、历史典故与动物色彩三方面的文化信息。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太岁头上动土——寻死”与“王八背鳖——都不是好货”中的“司马昭”、“太岁”与“王八”应予简明扼要的文化注释,这对外国读者尤其是必要的。

四、汉英双解歇后语词典的出版现状与编纂宗旨

汉语歇后语的英译散见于一些论文、专著与汉英词典中,但专门的汉英歇后语词典至今未见芳踪,更遑论汉英双解歇后语词典了。也就是说,汉英双解歇后语词典至今仍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并无前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